

成人組獲獎作文

故鄉月最明

第三名: Mr. James Rongze Lu/卢荣泽先生

—

我出生在黃浦江畔的上海，在上海長大成人。上海，自然是我的故鄉。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的上海，鮮少有像我們這樣祖孫三代居住在同一屋簷下的大家庭。當時，早已成家立業的大哥和二哥，花了七條“大黃魚（金條）”頂下了這整幢樓房，帶着各自的家小以及尚未成家的三姐在這裏定居；第二年，時任天津江海關稅務司的老爸告老退休，帶着我媽以及年幼的我和妹妹回到上海，也住進屋裏，以致這幢擁有三層樓面的弄堂房子整整住進了十八個人（連同兩個老僕）！

愚園路 1050 弄久安邨的居民都知道本弄 31 號住着盧氏一大家人。白天，大哥、二哥和三姐都去上班，孩子們（包括我和妹妹）都去上學，家裏祇剩下我爸媽和兩個嫂子，屋裏靜悄悄的，跟弄堂裏的其他家庭沒甚麼兩樣；一到晚上整幢屋子就熱鬧起來，哥姐都下了班，孩子們都放了學，一大家人全都聚集在客堂間。開飯時，老爺、大娘端坐餐桌首席，兩對哥嫂和三姐分坐餐桌左右兩側，剩下二姨娘和我媽坐在餐桌下首，孩子們則另開一張小圓桌用飯，大人們要我和妹妹加入這六個侄兒、侄女輩，無非是要我們兄妹倆管好這幫“小搗蛋”，不要讓他們調皮吵鬧、規規矩矩喫飯。年終歲尾，哥姐放年假在家休息，我們八個孩子也放了寒假，整天呆在家裏，一家老小從早到晚都待在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客廳裏，圍坐在客廳中央的火爐旁取暖、話家常。老爺子愛讀書看報，或躲到屋角、擰開收音機收聽短波“美國之音”，興致來了也會哼幾段京劇。兩個嫂子，一個忙著踩縫紉機為自己的孩子縫製過年穿的新衣褲，另一個則抓緊為她自己的兒女結毛綫編結絨綫衫。孩子們不是你一言我一語地“做小人家（擺家家）”，就是穿起戲服表演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裏的“十八相送”或“樓臺會”。年近六十的大娘也是個紹興戲迷，常為孩子們作“義務導演”兼“藝術指導”。長我二十二歲的三姐則放下他手邊的公司文書工作，專心教我英語會話和閱讀寫作。

陣陣的歡笑，濃濃的親情，充滿了整幢樓房。

二

我就是這樣在上海長大成人、求學工作，繼而成家立業。至此，我已在上海定錨扎根，從來沒有想過離開她遠走他鄉。千禧年我退休後賦閑在家，滿以為可在老家安享晚年。然而，遠赴大洋彼岸、探望其已是美國公民的大姐和老母的太太突然來電通知說，當地一家華資工藝品進出口公司急於招聘一名業務總管；她已於月前代我應聘，並且已為我辦妥H1B專業人士赴美工作的相關手續，督促我快去美領館申請簽證，及早啓程來美。兩天後我順利取得簽證，很快來到洛杉磯，憑藉我的深厚英語功底，很快就熟悉公司業務流程，所有工作都能應付自如，得心應手，因此深得老闆贊許。三年簽證期滿後我又得到另外三年延簽，繼續留美工作，直到我的親屬移民排期到期。2007年，我通過了移民局的面談面試，並被告知繼續留美，等待背景審查通過後再頒發綠卡。

至此，我已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了整整六年，漸漸愛上了我的這個“他鄉”。我珍惜眼前享有的美國的民主和自由，珍惜美國對自己公民的人權和人的尊嚴的尊重和維護。因此，拿到綠卡後，我兢兢業業，努力工作，儘管年事已高、聽力嚴重受損，依然憑藉我自身中英雙語熟練的優勢先後被兩家律師事務所聘為半職雙語筆譯，每周平均工作四十小時，業餘為洛杉磯一家基督教出版社翻譯兩部專著（中譯英），先後在美國洛杉磯和香港出版發行。此外，我還花了整整兩年業餘時間繼續翻譯（英譯中）、修訂來到美國之前在上海已經完成過半的、上世紀中葉英國著名聖經學者史考基（W. Graham Scroggie）的經典聖經專著《舊約導讀：救贖史劇縱覽》。翻譯這部四十萬字的聖經舊約導讀耗費了我整整七年時間，終於在我完成核准入籍美國公民所必需的四十個工作季點之前由臺灣提比哩亞出版社出版發行，全球銷售。看到了我自己對入籍前寄居在這片擁抱來自世界四面八方移民的熱土——我的“他鄉”——的貢獻，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三

宣誓入籍那天的晚上，我憑靠着窗沿，仰望著天邊繁星簇擁的一輪明月，漸漸出了神。李白說得多好啊：“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此刻，已經入籍他鄉的我，怎能不思念我的故鄉上海、怎能不思念故鄉的親人呢？

十九世紀初葉的美國劇作家兼演員約翰·佩恩（John Howard Paine）說得更好：

我漫步在荒野，凝望天邊的明月，好像見到我老媽正在把愛兒思念。

她站在茅屋門前，也望着明月，那家門前的香花我再也看不見。

我想，“詩人在這裏寫的不就是我和我媽嗎？”“不，”不消片刻，我便連連搖搖，長長地吁了口氣。多少年過去了，家鄉的老人——包括我的老爸、老媽，兩對哥嫂——均已先後作古，家裏祇剩下年屆九旬的三姐了，因為侄兒、侄女一輩早已長大成人，各自都有了兒女，搬出老家另立門戶了。那麼，此刻站在老家門前昂首凝望明月的，莫非是我的三姐？

淚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天邊的月亮變得朦朧朧的。

說到底，還是家鄉的月最明啊。